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二

錢塘程川撰

詩三

統論大小序

詩變說得密便說他不著國史明乎得失之迹這一句也有病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小序更不須說他做

小序不會寛說每篇便求一箇實事塡塞了他有尋得著底猶自可通不然便與詩相礙那解底要就詩却礙序要就序却礙詩詩之興是傍頭說那没来由底兩句下面方說那事這箇如何通解鄭聲淫所以鄭詩多是淫佚之辭狡童將仲子之類是也今喚做忽與祭仲與詩辭全不相似這箇只似而今閑潑曲子南山有臺等數篇是燕享時常用底叙賓主相好之意一似今人致語又曰詩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詩

有詩中分明說是其人其事者則可知其他不曾說者而今但可知其說此等事而已韓退之詩曰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

舒高錄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後錄二十卷中

詩大序只有六義之說是而程先生不知如何又却說從别處去如小序亦間有說得好處只是杜撰處多不知先儒何故不虚心仔細看這道理便只恁說却後人又只依他那箇說出亦不看詩是有此意無若

說不去處又須穿鑿說將去又詩人當時多有倡和之詞如是者有十數篇序中都說從别處去且如蟋蟀一篇本其風俗勤儉其民終歲勤勞不得少休及歲之暮方且相與燕樂而又遽相戒曰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蓋謂今雖不可以不為樂然不已過於樂乎其憂深思遠固如此至山有樞一詩特以和答其意而解其憂爾故說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一旦宛然以死則

他人藉之以為樂爾所以解勸他及時而樂也而序

蟋蟀者則曰刺晉僖公儉不中禮蓋風俗之變必由

上以及下今謂君之儉反過於禮而民之俗猶知用

禮則必無是理也至山有樞則以為刺晉昭公又大

不然矣若魚藻則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

也采菽則天子所以答魚藻矣至鹿鳴則燕享賓客

也序頗得其意四牡則勞使臣也而詩序下文則安

矣皇皇者華則遣使臣之詩也棠華則燕兄弟之詩

也序固得其意伐木則燕朋友故舊之詩也人君以鹿鳴而下五詩燕其臣故臣受君之賜者則歌天保之詩以答其上天保之序雖畧得此意而古注言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其臣臣亦歸美於上崇君之尊而福禄之以答其歌却説得尤分明又如行葦自是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言開燕設席之初而慇懃篤厚之意已見於言語之外二章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為懽樂末章

祝頌其既飲此酒皆得享夫長壽今序者不知本旨見有勿踐履之說則便謂仁及草木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黃耇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黃耇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祿細細碎碎殊無倫理其失為尤甚既醉則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也鳧鷖則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詩也古者宗廟之祭皆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故有此詩假樂則公尸之所以答鳧鷖也今序篇皆失

之又曰詩即所謂樂章雖有唱和之意祇是樂工代歌亦非是君臣自歌也楊道夫錄

統論大序

詩序起關雎后妃之德也止教以化之大序起詩者志之所之也止詩之至也游敬仲錄字連叔南劍人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錄十九卷中

聲發出於口成文而節宣和暢謂之音乃合於音調如

今之唱曲合宮調商調之類

游敬仲錄

詩大序亦只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

李方子錄

大序亦有未盡如發乎情止乎禮義又只是說正詩變風何嘗止乎禮義

不知何氏錄

問止乎禮義曰如變風柏舟等詩謂之止乎禮義可也

桑中諸篇曰止乎禮義則不可葢大綱有止乎禮義者

黄㽦録

止乎禮義如泉水載馳固止乎禮義如桑中有甚禮義

大序只是揀好底說亦未盡

黄㽦録

統論小序

因論詩厯言小序大無義理皆是後人杜撰先後增益

湊合而成多就詩中採摭言語更不能發明詩之大旨纔見有漢之廣矣之句便以為德廣所及才見有命彼後車之言便以為不能飲食教載行葦之序但見牛羊勿踐便謂仁及草木但見戚戚兄弟便謂親睦九族見黄耇台背便謂養老見以祈黄耇便謂乞言見介爾景福便謂成其福禄隨文生義無復倫理卷耳之序以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為后妃之志事固不倫矣况詩中所謂嗟我懐人其言親暱太甚

寧后妃所得施於使臣者哉桃夭之詩謂婚姻以時國無鰥民為后妃之所致而不知其為文王刑家及國其化固如此豈專后妃所能致耶其他變風諸詩未必是刺者皆以為刺未必是言此人必附會以為此人桑中之詩放蕩留連止是淫者相戲之辭豈有刺人之惡而反自陷於流蕩之中子衿詞意輕儇亦豈刺學校之辭有女同車等皆以為刺忽而作鄭忽不娶齊女其初亦是好底意思但見後來失國便將

許多詩盡為刺忽而作考之於忽所謂淫昏暴虐之類皆無其實至遂目為狡童豈詩人愛君之意況其所以失國正坐柔懦闊疎亦何狡之有幽厲之刺亦有不然甫田諸篇凡詩中無詆譏之意者皆以為傷今思古而作其他謬誤不可勝說後世但見詩序巍然冠於篇首不敢復議其非至於解說不通多為飾辭以曲護之者其誤後學多矣大序却好或者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書小序亦未是只如堯典舜典便

不能通貫一篇之意堯典不獨爲遜舜一事舜典到歴試諸艱之外便不該通了其他書序亦然至如書大序亦疑不是孔安國文字大抵西漢文章渾厚近古雖董仲舒劉向之徒言語自别讀書大序便覺軟慢無氣未必不是後人所作也

周謨録字舜弼南康人己亥以後所聞先生五十歲饒録四卷五卷中

問狡童刺忽也古注謂詩人以狡童指忽而言前輩嘗舉春秋書忽之法且引碩鼠以況其義先生詩解取

程子之言謂作詩未必皆聖賢則其言豈免小疵孔子刪詩而不去之者特取其可以為後戒耳琮謂鄭之詩人果若指斥其君目以狡童其疵大矣孔子自應刪去曰如何見得曰似不曾以狡童刺忽且今所謂彼者他人之義也所謂子者爾之義也他與爾似非共指一人而言今詩人以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為憂忽之辭則彼狡童兮自應别有所指矣曰却是指誰曰必是當時擅命之臣曰不與我言兮却是

如何曰如祭仲賣國受盟之事國人何嘗與知琮因是以求碩鼠之義烏知必指其君而非指其任事之臣哉曰如此解經盡是詩序悞人鄭忽如何做得狡童若是狡童自會託婚大國而借其助矣謂之頑童可也許多鄭風只是孔子一言斷了曰鄭聲淫如將仲子自是男女相與之辭却干祭仲與叔段甚事如褰裳自是男女相咎之辭却干忽與突爭國甚事但以意推看狡童便見所指是何人矣不特鄭風詩序

大率皆然問每篇詩名下一句恐不可無自一句而下却是無用曰蘇氏有此說且如卷耳如何是后妃之志南山有臺如何是樂得賢甚至漢廣之詩寧可是文王之道以下至求而不可得也尚自不妨却如德廣所及也一句成甚說話又問大序如何曰其間亦自有鑿說處如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按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却干國史甚事曰舊聞先生不取

詩序之說未能領受今聽一言之下遂活却一部毛

詩

吳琮録字仲方臨川人甲寅見記

先生六十五歲饒録四卷五卷中

詩序多是後人妄意推想詩人之美刺非古人之所作也古人之詩雖存而意不可得序詩者妄誕其說但疑見其人如此便以為是詩之美刺者必若人也如莊姜之詩却以為刺衛頃公今觀史記所述頃公竟無一事可紀但言某公卒子某公立而已都無其事

頃公固亦是衞一不美之君序詩者但見其詩有不美之迹便指為刺頃公之詩此類甚多皆是妄生美刺初無其實至有不能攷者則但言刺詩也思賢妃也然此是汎汎而言如漢廣之序言德廣所及此語最亂道詩人言漢之廣矣其言已分曉至如下面小序却說得是謂文王之化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此數語却好又云看來詩序當時只是箇山東學究等人做不是箇老師

宿儒之言故所言都無一事是當如行葦之序雖皆是詩人之言但却不得詩人之意不知而今做義人到這處將如何做於理決不順某謂此詩本是四章章八句他不知作八章章四句讀了如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此詩本是興詩即是興起下四句言以行葦興兄弟勿踐履是莫遠意也又云鄭衛詩多是淫奔之詩鄭詩如將仲子以下皆鄙俚之言

只是一時男女淫奔相誘之語如桑中之詩云衆散民流而不可止故樂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衆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鄭詩自緇衣之外亦皆鄙俚如采蕭采艾青衿之類是也故夫子放鄭聲如抑之詩非詩人作以刺君乃武公為之以自警又有稱小子之言此必非臣下告君之語乃自謂之言無疑也

黃卓録字先之所聞年歲未詳饒後録十二卷中

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来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葦賓之初筵抑數篇序與詩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詩序其不足信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亂說話便都被人看破了詩人假物興辭大率將上句引下句如行葦勿踐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行葦是比兄弟勿字乃興莫字此詩自是飲酒會賓之

意序者却牽合作周家忠厚之詩遂以行葦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黃耇亦是歡合之時祝壽之意序者遂以為養老乞言豈知祈字本只是祝頌其高壽無乞言意也抑詩中間煞有好語亦非刺厲王如於乎小子豈是以此指其君無厲王是暴虐大惡之主詩人不應不述其事實只說謹言節語況厲王無道謗訕者必不容武公如何恁地指斥曰小子國語以為武公自警之詩却是可信大率古人作詩

與今人作詩一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了且如今人見人纔做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是甚麽道理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胡亂稱頌諛說把持放鵰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為情性之正詩中數處皆應答之詩如天保乃與鹿鳴為唱答行葦與既醉為唱答蟋蟀與山有樞為唱答唐自是晉未改號時國名自序者以

為刺僖公便牽合謂此晉也而謂之唐乃有堯之遺風本意豈因此而謂之唐是皆鑿說但唐風自是尚有勤儉之意作詩者是一箇不敢放懷底人說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便又說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到山有樞是答者便謂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這是答他不能享些快活徒恁地苦澁詩序亦有一二有憑據如清人碩人載馳諸詩是也昊天有成命中說

成王不敢康成王只是成王何須牽合作成王業之王自序者恁地附會便謂周公作此以告成功他既作周公告成功便將成王字穿鑿說了又幾曾是郊祀天地被序者如此說後來遂生一場事端有南北郊之事此詩自說昊天有成命又不曾說着地如何說道祭天地之詩設使合祭亦須幾句說及后土如漢諸郊祀詩祭某神便說某事若用以祭地不應只說天不說地東萊詩記却編得仔細只是大本已失

了更說甚麽向嘗與之論此如清人載馳一二詩可信渠却云安得許多文字證據某云無證而可疑者只當闕之不可據序作證渠又云只此序便是證某因云今人不以詩說却以序解詩是以委曲牽合必欲如序者之意寧失詩人之本意不恤也此是序者大害處

葉賀孫錄

詩小序全不可信如何定知是美刺那人詩人亦有意

思偶然而作者又其序與詩全不相合詩詞理甚順平易易看不如序所云且如葛覃一篇只是見葛而思歸寧序得却如此毛公全無序解鄭間見之序是衛宏作

不知何氏錄

問詩傳盡撤去小序何也曰小序如碩人定之方中等見於左傳者自可無疑若其他刺詩無所據多是世儒將他謚號不美者挨就立名爾今只考一篇見是

如此故其他皆不敢信且如蘇公刺暴公固是姓暴者多萬一不見得是暴公則惟暴之云者只作一箇狂暴底人說亦可又如將仲子如何便見得是祭仲某由此見得小序大故是後世陋儒所作但既是千百年已往之詩今只見得大意便了又何必要指實得其人姓名於看詩有何益也

余大雅錄

問碩鼠狡童之刺其君不已甚乎曰碩鼠刺君重斂蓋

暴取虐民民怨之極則將視君如冦讐故發為怨上之辭至此若狡童詩本非是刺忽纔做刺忽便費得無限杜撰説話鄭忽之罪不至已甚往往如宋襄這般人大言無當有甚狡處狡童刺忽全不近傍些子若鄭突却是狡詩意本不如此聖人云鄭聲淫蓋周衰惟鄭國最為淫俗故諸詩多是此事東萊將鄭忽深文詆斥得可畏

葉賀孫録

經書都被人說壞了前後相仍不覺且如狡童詩是序之妄安得當時人民敢指其君為狡童況忽之所為可謂之愚何狡之有當是男女相怨之詩

邵浩錄丙午所聞先生五十七歲餞後錄九卷中

鄭衛皆淫奔之詩風雨狡童皆是又豈是思君子刺忽忽愚何以為狡

吳振錄所聞年歲未詳餞後錄十四卷中

江疇問狡童刺忽也言其疾之太重曰若以當時之暴

斂於民觀之為言亦不為重蓋民之於君聚則為君臣散則為仇讐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是也然詩人之意本不如此何嘗言狡童是刺忽而序詩者妄意言之致得人如此說聖人言鄭聲淫者蓋鄭人之詩多是言當時風俗男女淫奔故有此等語狡童想說當時之人非刺其君也又曰詩辭多是出於當時鄉談鄙俚之語雜而為之如鴟鴞云拮据捋荼之語皆此類也又曰此言乃周公

為之周公不知其人如何然其言皆聱牙難攷如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如立政君奭之篇是也最好者惟無逸一書中間用字亦有譸張為幻之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樣文字必出於當時有司潤色之文非純周公語也又曰古人作詩多有用意不相連續如嘒彼小星三五在東釋者皆云小星者是在天至小之星也三五在東者是五緯之星應在於東也其言全不相貫

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這四句儘說得好

黄卓錄

小序極有難曉處多是附會如魚藻詩見有王在鎬之言便以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類甚多

楊道夫錄

問棫樸何以見文王之能官人曰小序不可信類如此

不知何氏錄

此篇與前後數詩同為稱揚之辭作序者為見棫樸近箇人材底意思故云能官人也行葦序尤可笑第一章只是起興何與仁及草木以祈黃耇是願頌之詞如今人舉酒稱壽底言語只見有祈字便說是乞言

黃㽦錄

棫樸序只下能官人三字便晦了一篇之意楚茨等十來篇皆是好詩如何見得是傷今思古只被亂在變

雅中便被後人如此想像如東坡說某處猪肉衆客稱美之意

黄䓁錄

鄭漁仲謂詩小序只是後人將史傳去揀并看謚却附會作小序美刺

吳振錄

詩序作而觀詩者不知詩意

甘節錄

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道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明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疎浩云蘇子由却不取小序曰他雖不取下面言語留了上一句便是病根伯恭專信序又不免牽合伯恭凡百長厚不肯非毀前輩要出脫回護不知道只為得箇解經人却不曾為得聖人本意是便道是不是便道不是方得

邵浩

錄

王德修曰六經惟詩最分明曰詩本易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意且只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却自分曉見作詩集傳待取詩令編排放前面驅逐過後面自作一處

陳文蔚録

敬之問詩書序曰古本自是别作一處如易大傳班固序傳並在後京師舊本楊子注其序亦總在後

廖德明録字子晦南劍人癸巳以後所聞先生四十四歲池録一卷饒録四十六卷中

詩書序當開在後面

黄升卿録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僴録二十一卷中

問詩傳多不解詩序何也曰某自二十歲時讀書便覺小序無意義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詩詞却又覺得道理貫徹當初亦嘗質問諸鄉先生皆云序不可廢而某之疑終不能釋後到三十歲斷然知小序之出於漢儒所作其爲謬戾有不可勝言東萊不合只因序講解便有許多牽强處某嘗與之言終不肯信讀詩記

中雖多說序然亦有說不行處亦廢之某因作詩傳遂成詩序辨說一冊其他謬戾辨之頗詳 李煇錄

伯恭黨得小序不好使人看著轉可惡 吳振錄

某解詩多不依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於作序之人只依序解而不攷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於聖賢也

包揚録朱顯道建昌人癸卯甲辰乙巳所聞先生五十四歲五十五歲五十六歲饒後録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中

統論諸說

漢書傳訓皆與經别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不與經連也馬融爲周禮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

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不知何氏錄

毛鄭所謂山東老學究歐陽會文章故詩意得之亦多但是不合以今人文章如他底意思去看故皆局促了詩意古人文章有五七十里不回頭者蘇黃門詩說疎放覺得好

吳振錄

横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横渠解詩多不平易程子

說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易傳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林艾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義間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伊川者陸子靜看得二程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却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蓋是不識金也

萬人傑錄

吳必大錄云横渠解悠悠

蒼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不知何氏錄

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

子由詩解好處多歐公詩本義亦好因說東萊改本書解無闕疑處只據意說去木之問書解誰底好看曰東坡解大綱也好只有失如說人心惟危這般處便說得差了如今看他底須是識他是與不是處始得錢木之錄

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煞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篇又有論云何者為詩之本何者為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其論甚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了也害事如呂伯恭讀詩記人只是看這箇它上面有底便看無底更不知看了 沈僩

錄

因言歐陽永叔本義而曰理義大本復明於世固自周

程然先此諸儒亦多有助舊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孫明復諸公始自出議論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運數將開理義漸欲復明於世故也蘇明允說歐陽之文處形容得極好近見其奏議文字如回河等劄子皆說得盡誠如老蘇所言便如詩本義中辨毛鄭處文辭舒緩而其說直到底不可移易

黄㽦錄

問讀詩記序中雅鄭邪正之說未明曰向來看詩中鄭詩邶鄘衛詩便是鄭衛之音其詩大段邪淫伯恭直以謂詩皆賢人所作皆可歌之宗廟用之賓客此甚不然如國風中亦多有邪淫者又問思無邪之義曰此只是三百篇可蔽以詩中此言所謂無邪者讀詩之大體善者可以勸而惡者可以戒若以為皆賢人所作賢人決不肯為此若只一鄉一里中有箇恁地人専一作此怨刺恐亦不静至於皆欲被之絃歌用

之宗廟如鄭衛之詩豈不褻瀆用以祭幽厲褒姒可也施之賓客燕饗亦待好賓客不得須衛靈陳幽乃可耳所謂詩可以興者使人興起有所感發有所懲創可以觀者見一時之習俗如此所以聖人存之不盡删去便盡見當時風俗媺惡非謂皆賢人所作耳大序說止乎禮義亦可疑小序尤不可信皆是後人託之乃是不識義理不曉事如山東學究者皆是取之左傳史記中所不取之君隨其謚之美惡有得惡

謚及傳中載其人之事者凡一時惡詩盡以歸之最是鄭忽可憐見鄭風中惡詩皆以為刺之伯恭又欲主張小序煅煉得鄭忽罪不勝誅鄭忽却不是狡若是狡時它却須結齊國之援有以鉗制祭仲之徒決不至於失國也謚法中如墮覆社稷曰頃便將柏舟一詩硬差排為衛頃公便云賢人不遇小人在側更無分疏處愿而無立曰僖衛門之詩便以誘陳僖愿而無立志言之如子衿只是淫奔之詩豈是學校中

氣象褰裳詩中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至狂童之狂也

且豈不是淫奔之辭只縁左傳中韓宣子引豈無他

人便將做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不知古人引詩但借

其言以寓已意初不理會上下文義偶一時引之耳

伯恭只詩綱領第一條便載上蔡之説上蔡費盡辭

説只解得箇怨而不怒纔先引此便是先瞎了一部

文字眼目

黄㽦

録

李茂欽問先生曾與東萊辨論淫奔之詩東萊謂詩人所作先生謂淫奔者之言至今未曉其說曰若是詩人所作譏刺淫奔則婺州人如有淫奔東萊何不作一詩刺之茂欽又引他事問難先生曰未須別說只為我答此一句來茂欽辭窮先生曰若人家有隱僻事便作詩訐其短譏刺此乃今之輕薄子好作謔詞嘲鄉里之類為一鄉所疾害者詩人溫醇必不如此如詩中所言有善有惡聖人兩存之善可勸惡可戒

李杞錄字良仲平江人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後錄二十一卷中

伯恭說詩太巧亦未必然古人直不如此今某說皆直靠直說包揚錄

林子武說詩曰不消得恁地求之太深他當初只是平說橫看也好竪看也好今若要討箇路頭去裏面尋却怕迫窄了黄義剛錄

時舉說卷阿詩畢以為詩中凡稱頌人君之壽考福祿者必歸於得人之盛故既醉詩云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而必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假樂詩言受天之祿與干祿百福而必曰率由羣匹與百辟卿士媚于天子蓋人君所以致福祿者未有不自得人始也先生頷之

潘時舉錄

問今人自做一詩其所寓之意亦只自曉得前輩詩如

何可盡解曰何況三百篇後人不肯道不會須要字字句句解得麽

不知何氏錄

解詩如抱橋柱浴水一般終是離脱不得鳥獸草木今在眼前識得底便可窮究且如雎鳩不知是箇甚物亦只得從他古說道是鷙而有别之類

不知何氏錄

因說學者解詩曰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都從

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頭邊是尾說不相應或中間數句是兩頭不是或尾頭是頭邊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如此又看久之方審得這說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敢決定斷說這說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并諸家解都包在肚裏公而今只是見已前人解詩便也要注解更不問道理只認捉着便據自家意思說於已無益於經有害濟得甚

事凡先儒解經雖未知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縱未說得七八分也有三四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為吾之益今公纔看着便妄生去取肆以已意是發明得箇甚麼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理以反之於身為我之益而已

沈僩錄

當時解詩時且讀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諸

人說與我意如何大綱都得之又讀三四十遍則道理流通自得矣

不知何氏錄

或問詩曰詩幾年埋沒被某取得出來被公們看得恁地搭滯看十年仍舊死了那一部詩今若有會讀書底人看某詩傳有不活絡處都塗了方好而今詩傳只堪減不堪添

胡泳錄字伯量南康人戊午所聞

先生六十九歲饒錄卅四卷中

詩傳只得如此不容更著語工夫却在讀者

吳必大錄

問分詩之經詩之傳何也曰此得之於呂伯恭風雅之正則為經風雅之變則為傳如屈平之作離騷即經也如後人作反騷與夫九辯之類則為傳耳

李煇錄

詩傳中或云姑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未有所攷不免且用其說

董拱壽録字仁叔鄱陽人甲寅所
聞先生六十五歲饒録卅一卷中

李善注文選其中多者有韓詩章句常欲寫出易直子
諒韓詩作慈良
李方
子録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三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李崇實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三

錢唐程川撰

詩四

風

讀關雎之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于三百篇與禮首言毋不敬書首言欽明文思皆同

黄㽦錄

關雎

關雎一詩文理深奥如乾坤卦一般只可熟讀詳味不可説至如葛覃卷耳其言廹切主于一事便不如此了又曰讀詩須得他六義之體如風雅頌則是詩人之格後人説詩以為雜雅頌者縁釋七月之詩者以為備風雅頌三體所以啓後人之説如此又曰興之為言起也言興物而起其意如青青陵上栢青青河畔草皆是興物詩也如藁砧今何在何當大刀頭皆是比詩體也

黃卓錄

關雎葛覃卷耳

關雎之詩非民俗所可言度是宮闈中所作問程子云是周公作曰也未見得是

錢木之錄

關雎

關雎看來是妾媵做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

周明作錄字元興建陽人壬子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三歲饒錄二十二卷中

關雎

古說關雎為王雎摯而有别居水中善捕魚說得來可畏當是鷹鸇之類做得勇武氣象恐后妃不然某見人說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雎雖兩兩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

邵浩錄

關雎

雎鳩毛氏以為摯而有别一家作猛摯說謂雎鳩是鶚之屬鶚自是沉鷙之物恐無和樂之意葢摯與至同言其情意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其樂而不淫之

意此是興詩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是摯而有別之物荇菜是潔淨和柔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它物而起吾意者雖皆是興與關雎又略不同也

潘時舉錄

關雎

王鳩嘗見淮上人說淮上有之狀如此間之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二箇不相失雖然二箇不相失亦不曾相近而立處須是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也人未

嘗見其匹居而乘處乘處謂四箇同處也只是二箇相隨既不失其偶又未嘗近而相狎所以為貴也余正甫云宵行自是夜光之蟲夜行于地熠燿言其光耳非螢也芑今之苦蕒

葉賀孫錄

關雎

魏才仲問詩關雎注摯至也至先生作切至説似形容其美何如曰也只是恁地問芼字曰擇也讀詩只是將意思想像去看不如他書字字要捉縛教定詩意

只是疊疊推上去因一事上有一事一事上又有一事如關雎形容后妃之德如此又當知君子之德如此又當知詩人形容得意味深長如此必不是以下底人又當知所以齊家所以治國所以平天下人君則必當如文王后妃則必當如太姒其原如此

龔賀孫錄

關雎

問器遠君舉所說詩謂關雎如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為君子之仇匹這便是

后妃之德曰這是鄭氏也如此說了某看來恁地說也得只是覺得偏主一事無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下面諸篇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說道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后妃德盛難言處

葉賀孫錄

關雎

問曹兄云陳丈說關雎如何曹云言關雎以美夫人有謙退不敢自當君子之德曰如此則淑女又别是一

箇人也曹云是如此先生笑曰今人說經多是恁地回互說去如史丞相說書多是如此說祖伊恐奔告于受處亦以紂為好人而不殺祖伊若他人則殺之矣先生乃云讀書且虛心去看未要自去取舍且依古人書恁地讀去久後自然見得義理

黄卓錄

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楊方錄字子直汀州人庚寅所聞

先生四十一歲饒後錄一卷中

關雎

說后妃多失却文王了今以君子為文王伊川詩說多未是

滕璘錄

關雎

毲兄問左右芼之曰芼是擇也左右擇而取之也

黄卓錄

關雎

問卷耳與前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同葢葛覃直叙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曰亦安知后

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使不曾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若螽斯則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宜爾子孫振振兮却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着落乃好時舉因云螽只是春秋所書之螽竊疑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把螽斯為名曰詩中固有以斯為語者如鹿斯之奔湛湛露

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即便是名也

潘時舉錄

卷耳

問樛木詩樂只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遠了某所著詩傳葢皆推尋其脉理以平易求之不敢用一毫私意大抵古人道言語自是不泥著某云詩人道言語皆發乎情又不比他書曰然

鄭可學錄

樛木

不妬忌是后妃之一節關雎所論是全體

李方子錄

螽斯

問兔罝詩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作賦看但其辭上下相應恐當為興然亦是興之賦

鄭可學錄

兔罝

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于江漢曰然西方亦有

玁狁

鄭可學録

漢廣

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

陳淳録

漢廣

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

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兩句

葉賀孫錄

漢廣

君舉詩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却有意思

不知何氏錄

汝墳

問麟趾騶虞之詩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曰不是只是取以為比云即此便是麟便是騶虞又問詩序

說麟趾之時無義理曰此語有病

錢木之錄

麟之趾

時舉說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似亦不成文理曰是

潘時舉錄

麟之趾

問名南之有鵲巢猶周南之有關雎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也惟鵲巢三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曰鳩之為物其性專靜無比可借以見夫人

之德也

潘時舉錄

鵲巢

器之問采蘩何故存兩說曰如今不見得果是如何且與兩存從來說蘩所以生蠶可以供蠶事何必底死說道只爲奉祭事不爲蠶事

錢木之錄

采蘩

問采蘩詩若只作祭事說自是曉然若作蠶事說雖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葛覃是女功采蘩是婦職以

為同類亦無不可何必以蠱事而後同耶曰此說亦姑存之而已

潘時舉錄

采蘩

問采蘋蘩以供祭祀采枲耳以備酒漿后妃夫人恐未必親為之曰詩人且自如此說

廖德明錄

采蘋

問殷其靁比君子于役之類莫是寛緩和平故入正風曰固然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此分别當時亦只是

大約如此取之聖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于詩則發乎情不同

鄭可學錄 殷其靁

問摽有梅何以入于正風曰此乃當文王與紂之世方變惡入善未可全責備

鄭可學錄 摽有梅

問摽有梅之詩固出于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情嘗見晉宋間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于此

亦欲達男女之情

陳文蔚錄

摽有梅

器之問江有汜序勤而無怨之説曰便是序不可信如此詩序自是兩三人作今但信詩不必信序只看詩中説不我以不我過不我與便是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得勤而無怨之意因問器之此詩名南詩如何公方看周南便又説名南讀書且要逐處沉潛次第理會不要班班剶剶指東摘西都不濟事若能沉潛

專一看得文字只此便是治心養性之法

錢木之錄

江有汜

問何彼穠矣之詩何以錄于召南曰也是有些不穩當但先儒相傳如此說也只得恁地就他說如定要分箇正經及變詩也是難考據如頌中儘多周公說話而風雅又未知如何

葉賀孫錄

何彼穠矣

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

只是一句其語拙耳

滕璘錄

何彼穠矣

騶虞之詩蓋于田獵之際見動植之蕃庶因以賛詠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茁者葭仁也一發五豝義也

吳必大錄

騶虞

仁在一發之前使庶類蕃殖者仁也一發五豝者義也

萬人傑錄

騶虞

于嗟乎騶虞看來只可解做獸名以于嗟麟兮類之可見若解做騶虞官終無甚意思

沘僩錄

騶虞

問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亦無異彼何以為興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纔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

潘時舉錄

柏舟

陳器之疑柏舟詩解曰居月諸胡迭而微太深又屢辨賦比興之體曰賦比興固不可以不辨然讀詩者須當諷味看他詩人之意是在甚處如柏舟婦人不得于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詞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于其

君子之不得于其父弟之不得于其兄朋友之不相信處之皆當以此為法如屈原不忍其憤懐沙赴水此賢者過之也賈誼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懐此都也則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是詩中一箇大義不可不理會得也

李閎祖錄

栢舟

器之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猶未有和平意曰也只

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怨底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却與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旻天更有甚于此者喜怒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處憂患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

錢木之錄

柏舟

或問綠衣卒章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二句曰言古人所為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

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政謂是爾

胡泳錄

綠衣

時舉說燕燕詩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于戴嬀有不能已者及四章乃見莊姜于戴嬀非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温惠之德能自淑謹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而勉己以不忘則見戴嬀平日于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于其歸而愛之若此無非情性之正也先

生顉之

潛時舉錄

燕燕

或問燕燕卒章戴媯不以莊公之已死而勉莊姜以思之可見溫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淵深所禀之厚故能如此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和義理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某讀詩于此數句讀書至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

有萬邦茲惟艱哉深誦嘆之

胡泳錄

燕燕

又說日月終風二篇據集注云當在燕燕之前以某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燕燕是莊公死後之詩當居最後葢詳終風之辭莊公于莊姜猶在往來之時但不暴則狎莊姜不能堪耳至日月則見莊公已絕不顧莊姜而莊姜不免微怨矣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而日月當次曰恐或如此

日月終風

器之問式微詩以為勸耶戒耶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它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以見得有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卹之意今人多被止乎禮義一句泥了只管去曲說且要平心看詩人之意如北門只是說官卑祿薄無可如何又如摽有梅女子自言婚姻之意如此看來自非正理但人情亦自有如此者不可不如向見伯恭麗澤詩有

唐人女言凡嫂不以嫁之詩亦自鄙俚可惡後來思之亦自是見得人之情處為父母者能于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子升問麗澤詩編得如何曰大綱亦好但是據他之意揀擇大率多喜深巧有意者若平淡底詩則多不取問此亦有接續三百篇之意否曰不知他亦須有此意

錢木之錄

式微

問簡兮詩張子謂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者夫

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為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為盡善曰古之伶官亦非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賢者而為此則是不得志耳

潘時舉錄

簡兮

問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注云安得出遊于彼而寫其憂哉恐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于國以寫其憂否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于彼地耳

潘時舉錄

泉水

問北門詩只作賦說如何曰當作賦而比當時必因出北門而後作此詩亦有比意思

鄭可學錄

北門

問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與烏不知詩人以比何物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

潘時舉錄

北風

問靜女注以為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為閒雅之意不知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溺又何取乎閒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為可愛耳以女而俟人于城隅安得謂之閒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詩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此曰德音亦愛之之辭也

潘時舉錄

靜女

問二子乘舟注取太史公語謂二子與申生不明驪姬

之過同其意似取之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三人皆惡傷父之志而終于死之其情則可取雖于理為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

潘時舉錄　二子乘舟

因說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伋壽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彞不係氣類

呂燾錄　二子乘舟

問文蔚彼姝者子指誰而言文蔚曰集傳言大夫乘此車馬以見賢者賢者言車中之人德美如此我將何以告之曰此依舊是用小序說此只是傍人見此人有好善之誠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葢指賢者而言也如此說方不費力今若如集傳說是說斷了再起覺得費力

陳文蔚錄

干旄

文蔚曰淇澳一篇衛武公進德成德之序終始可見一

章言切磋琢磨則學問自脩之功精密如此二章言威儀服飾之盛有諸中而形諸外者也三章言如金錫圭璧則煅煉以精温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二章皆有瑟僩赫喧之詞三章但言寛綽戲謔而已于此可見不事矜持而周旋自然中禮之意曰說得甚善衛武公學問之功甚不茍年九十五歲猶命羣臣使進規諫至如抑詩是他自警之詩後人不知遂以為戒厲王畢竟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且

如劉康公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便說得這般言語出

陳文蔚錄

淇澳

君子陽陽先生不作淫亂說何如曰有箇君子于役如何別將這箇做一樣說由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屋于房處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所謂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蓋房之北也

葉賀孫錄

君子陽陽

曹云陳先生以此詩不是刺忽但詩人說他人之言如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微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言狡童不與我言則已之曰又去裏面添一箇休字也這只是鄭人當時淫奔故其言鄙俚如此非是為君言也

黃卓錄

狡童

問雞鳴詩序却似不妨詩中却要理會其曰雞既明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舊注謂夫人以蠅聲

為雞聲所以警戒所恃以感君聽者言有誠實而已今雞本未鳴乃借蠅聲以紿之一夕偶然其君倘以為非信它夕其復敢言乎曰是莫是要作推托不肯起之意在否鄙見政謂是酬答之辭曰如此說亦可

吳琮錄

雞鳴

問著是刺何人曰不知所刺但覺是親迎底詩古者五等之爵朝祭祀似皆以充耳亦不知是說何人親迎所說尚之以青黃素瓊瑤瑛大抵只是押韻如衞詩

說良馬六此是天子禮衡安得而有之看來只是押韻不知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不知是塞于耳中為復是塞在耳外看來恐只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

林子蒙錄未詳所聞年歲饒後錄十七卷中著

子善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曰此序說志大心勞已是說他不好人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為徒大

心亦何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斂一步着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不下着實之功亦何益哉

董銖錄

甫田

驕驕張王之意猶曰暢茂桀敖耳桀桀與驕驕之義同

吳必大錄

今田畝閒莠最硬搶

甫田

園有桃似比詩

黄升卿錄

園有桃

問如蟋蟀之序全然鑿説固不在言然詩作于晉而風係於唐却須有説曰本是唐及居晉水方改號晉琮曰莫是周之班籍只有唐而無晉否曰文侯之命書序固稱晉矣曰書序想是紀事之詞若如春秋書晉之法乃在曲沃既命之後豈亦係詩之意乎曰恁地説忒緊恰似舉子做時文法

不知何氏錄

蟋蟀

蟋蟀自做起底詩山有樞自做到底詩皆人所自作

黃升卿錄

蟋蟀山有樞

問古者改正朔如以建子月為首則謂之正月抑只謂之十一月曰此亦不可考如詩之月數即今之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旱乃今之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乃今之九十月國語夏令曰九月成杠十月成梁即孟子之十一月十二月若以為改月則與孟子春秋相合而與詩書不相合若以為不改月

則與詩書相合而與孟子春秋不相合如秦元年以十月為首末又有正月又似不改月

黄義剛録

七月

問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據詩如七月流火之類是用夏正一之日觱發之類是周正即不見其用商正而呂氏以為舉而迭用之何也曰周歴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

私紀其時月者故三正皆曾用之也

問躋彼公堂稱彼兕觥民何以得升君之堂曰周初國小君民相親其禮樂法制未必盡備而民事之艱難君則盡得以知之成王時禮樂備法制立然但知爲君之尊而未必知爲國之初此等意思故周公特作此詩使之因是以知民事也

因論鴟鴞詩問周公使管叔監殷豈非以愛兄之心勝故不敢疑之耶曰若說不敢疑則已是有可疑者矣蓋周公以管叔是吾之兄事同一體今既克商使之監殷又何疑焉非是不敢疑乃是即無可疑之事也不知他自差異造出一件事周公為之奈何哉叔重因云孟子所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者正謂此也曰然

潘時舉錄

鴟鴞

或問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解者以為武庚既殺我管蔡不可復亂我王室不知是如此否畢竟當初是管蔡挾武庚為亂武庚是紂子豈有父為人所殺而其子安然視之不報讐者曰詩人之言只得如此不成歸怨管蔡周公愛兄只得如此說自是人情是如此不知當初何故忽然使管蔡去監他做出一場大疎脫合天下之力以誅紂了却使出屋裏人自做出這一場大疎脫這是周公之過無可疑者然當初周公使

管蔡者想見那時好在必不疑他後來有這樣事管蔡必是被武庚與商之頑民每日將酒去灌啗它乘醉以語言離間之曰你是兄却出來在此周公是弟反執大權以臨天下管蔡獃想被這幾箇唆動了所以流言說公將不利于孺子這都是武庚與商之頑民教他使得管蔡如此後來周公所以做酒誥丁寧如此必是當日因酒做出許多事其中間想煞有說話而今書傳只載得大概其中更有幾多機變曲折

在

沈僩錄

鴟鴞

問東山詩序前後都是只中間揷大夫美之一句便知不是周公作矣曰小序非出一手是後人旋旋添續往往失了前人本意如此類者多矣

潘時舉錄

東山

詩曲盡人情方其盛時則作之于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

呂燾録

東山

破斧詩看聖人這般心事詩人直是形容得出這是答東山之詩古人做事苟利國家雖殺身為之而不辭如今人箇箇計較利害看你四國如何不安也得不寧也得只是護了我斨我斧莫得闕壞了此詩說出極分明毛注却云四國是管蔡商奄詩裏多少處說四國如正是四國之類猶言四海他却不照這例自恁地說

葉賀孫錄

破斧

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這箇却是箇好話頭

黄義剛錄

破斧

問破斧詩傳何以謂被堅執鋭皆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便是盜賊之徒此語大概是如此不必恁粘皮帶骨看不成說聖人之徒便是聖人且如孳孳為善是舜之徒然孳孳為善亦有多少淺深

陳淳錄

破斧

安卿問破斧詩傳云被堅執鋭皆聖人之徒似未可謂聖人之徒曰不是聖人之徒時便是賊徒公多年不相見意此來必有大題目可商量今却恁地如何做得工夫恁地細碎安卿因呈門目先生曰程子言有讀了後全然無事者有得一二句喜者到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如此讀將去將久自解踏着他關捩了倏然悟時聖賢格言自是句句好須知道那句

一有契於心着實理會得那一句透如此推來推去方解有得令只恁地包罩說道好如喫物事相似事道好若問那般較好其好是如何却又不如如此濟得甚事因云如破斧詩却是一箇好話頭而今却只去理會那聖人之徒便是不曉

黃義剛錄

破斧

破斧詩最是箇好題目大有好理會處安卿適來只說那一句沒緊要底淳曰此詩見得周公之心分明天

地正大之情只被邪一句礙了曰只泥一句便是未見得他意味

陳淳錄

破斧

先生謂淳曰公當初說破斧詩某不合截得緊了不知更有甚疑曰當初只是疑被堅執鋭是麤人如何謂之聖人之徒曰有麤底聖人之徒亦有讀書識文理底盜賊之徒

陳淳錄

破斧

寬厚溫柔詩教也若如今人說九罭之詩乃責其君之辭何處討寬厚溫柔之意

葉賀孫錄

九罭

九罭詩分明是東人願其東故致願留之意公歸豈無所于汝但暫寓信宿耳公歸將不復來于汝但暫寓信處耳是以有衮衣兮是以兩字如今都不說蓋本謂緣公暫至于此是以此間有被衮衣之人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其為東人願留之詩豈不甚

明白止緣序有刺朝廷不知之句故後之說詩者悉委曲附會之費多少辭語到底鶻突某嘗謂死後千百年須有人知此意自看來直是盡得聖人之心

葉賀孫錄

九罭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此興是反說亦有些意義畧似程子之說但程子說得深如云狼性貪之類公孫碩膚如言幸虜營及北狩之意言公之被毀非四國之流言乃公自遜此大美爾此古人善于辭命處

吳必大錄

狼跋

問公孫碩膚注以為此乃詩人之意言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云云看來詩人此意也回互委曲却大傷巧得來不好曰自是作詩之體當如此詩人只得如此說如春秋公孫于齊不成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書自是體當如此

沈僩錄

狼跋

問公孫碩膚集傳之說如何曰魯昭公明是為季氏所逐春秋却書云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耳是此意

吳必大錄

狼跋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三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四

錢唐程川撰

詩五

小雅

問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儀禮皆以為上下通用之樂不知為君勞使臣謂王事靡盬之類庶人安得而用之曰鄉飲酒亦用而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

也正謂習此葢入學之始須教他便知有君臣之義始得又曰上下常用之樂小雅如鹿鳴以下三篇及南有嘉魚魚麗南山有臺三篇風則是關雎卷耳采蘩采蘋等篇皆是然不知當初何故獨取此數篇也

潘時舉録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蘇宜又問棠棣詩一章言兄弟之大畧二章言其死亡相收三章言其患難相救四章言不幸而兄弟有鬩猶能外禦其侮一節輕一節而其所以著夫兄弟之

義者愈重到得喪亂既平便謂兄弟不如友生其于所厚者薄如此則亦不足道也六章七章就他逸樂時良心發處指出謂酒食備而兄弟有不具則無以共其樂妻子合而兄弟有不翕則無以久其樂蓋居患難則人情不期而相親故天理常易復處逸樂則多為物欲所轉移故天理常隱而難尋所以詩之卒章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之句反復玩味真能使人孝友之心油然而生也曰所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

那二章正是遏人欲而存天理須是恁地看

胡泳錄

常棣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未必其人實以兄弟為不如友生也猶言喪亂既平之後乃謂反不如友生乎蓋疑而問之辭也

潘時舉錄

棠棣

聖人之言自是精粗輕重得宜吕伯恭棠棣詩章說聖人之言大小高下皆宜而左右前後不相悖此句說

得極好

董銖錄

棠棣

問伐木大意皆自言待朋友不可不加厚之意所以感發之也曰然又問釃酒云縮酌用茅是此意否恐茅乃以酹曰某亦嘗疑今人用茅縮酒古人芻狗乃酹酒之物則茅之縮酒乃今以醡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絹帛故以茅縮酒也

黄𥫗錄字直卿三山人未詳所聞

年歲饒錄一卷饒後録二卷中

問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曰若能盡其道於朋友雖鬼神亦必聽之相之而錫之以和平之福

吕氏讀詩記：伐木

伐木

時舉說第一章至第三章皆人臣頌祝其君之言然辭繁而不殺者以其愛君之心無已也至四章則以祭祀先公為言五章則以徧為爾德為言葢謂人君之德必上無媿於祖考下無媿於斯民然後福祿愈遠

而愈新也故末章終之以無不爾或承先生頷之叔重因云蓼蕭詩云令德壽豈亦是此意蓋人君必有此德而後可以稱是福也曰然

潘時舉錄　天保

問天保上三章天以福錫人君四章乃言其先君先王亦錫爾以福五章言民亦徧為爾德則福莫大于此矣故卒章畢言之曰然

黄榦錄　天保

何福不除義如除戎器之除
吳必大錄　天保

問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承是繼承相接續之謂如何曰松柏非是葉不凋但舊葉凋時新葉已生木犀亦然

呂燾錄　天保

又說采薇首章畧言征夫之出蓋以玁狁不可不征故舍其室家而不遑寧處二章則既出而不能不念其

家三章則竭力致死而無還心不復念其家矣四章五章則惟勉于王事而欲成其戰伐之功也卒章則言其事成之後極陳其勞苦憂傷之情而念之也其序恐如此曰雅者正也乃王公大人所作之詩皆有次序而文意不苟極可玩味風則或出于婦人小子之口故但可觀其大畧耳

潘時舉錄

采薇

問先生詩傳舊取此詩與關雎詩論非天下之至靜不

足以配天下之至健處今皆削之豈亦以其太精巧耶曰正爲後來看得如此故削去曰關雎詩今引匡衡說甚好曰呂氏亦引但不如此詳便見古人看文字亦寛博如此

董銖錄

出車

子善問詩畏此簡書簡書有二說一說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一說策命臨遣之詞曰後說爲長當以後說載前前說只據左氏簡書司惡相

恤之謂然此是天子戒命不得謂之隣國也又問胡不斾斾東萊以為初出軍時旌旗未展為卷而建之引左氏建而不斾故曰此旗何不斾斾而飛揚乎蓋以命下之初我方憂心悄悄而僕夫憔悴亦若人意之不舒也曰此説雖精巧然胡不斾斾一句語勢似不如此胡不猶言遐不作人言豈不斾斾乎但我自憂心悄悄而僕夫又況瘁耳如此却自平正伯恭詩太巧詩正怕如此看古人意思自寛平何嘗如此繊細拘迫

董銖錄

出卑

子善問南有嘉魚詩中汕汕字曰是以木葉捕魚今所謂魚花園是也問枸曰是機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俗謂之癩漢指頭味甘而解酒毒有人家酒房一柱是此木而醖酒不成左右前後有此則亦醖酒不成

甘節錄

南有嘉魚南山有臺

時舉說蓼蕭湛露二詩曰文義也只如此却更須要諷詠實見他至誠和樂之意乃好

潘時舉錄

蓼蕭湛露

楊方錄

六月

六月詩既成我服不失機于三十里常度紀律

六月

時舉說采芑詩曰宣王南征蠻荆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鬬故只極稱其軍容之盛而已

潘時舉錄

采芑

時舉說車攻吉日二詩先生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得其車馬之盛紀律

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異乎尋常之田矣

潘時舉錄

車攻吉日

時舉說庭燎有煇曰煇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煙光相雜此是吳才老之說說此一字極有功也

潘時舉錄

庭燎

楊問橫渠說斯干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去友弟弟却不能恭其

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為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為弟能恭其兄兄乃不友其弟為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為弟者但當知其盡恭而已如寇萊公撻倒用印事王文正公謂他底既不是則不可學他不是亦是此意然詩之本意猶字

徐寓錄

斯干

作相圖謀說

載弄之瓦瓦紡磚也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

漆室乃手執一物如今銀子樣意其為紡塼也然未可必

潘時舉錄

斯干

自古小人其初只是它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奈何引得别人來一齊不好了如尹氏太師只是它一箇不好少間到那瑣瑣姻婭處是幾箇人不好了

黄義剛錄

節南山

秉國之均均本當從金所謂如泥之在鈞者不知鈞是

何物時舉曰恐只是為瓦器者所謂車盤是也葢運得愈急則其成器愈快恐此即是鈞曰秉國之鈞只是此義今集傳訓平者此物亦惟平乃能運也

潘時舉錄

節南山

問小弁詩古今說者皆以為此詩之意與舜怨慕之意同竊以為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與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怨慕之意似不同曰作小弁

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一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而語也問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集傳作賦體是以上兩句興下兩句耶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又曰看小雅雖未畢且併看大雅小雅後數篇大概相似只消兼看因言詩人所見極大如巧言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

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此一章本意只是惡巧言讒譖之人却以奕奕寢廟與秩秩大猷起興葢以其大者興其小者便見其所見極大形於言者無非義理之極致也時舉云此亦是先王之澤未泯理義根于其心故其形於言者自無非義理先生頷之

潘時舉錄

小弁

有鷽𪇆殯有捄棘匕詩傳云興也問似此等例却全無

義理曰興有二義有一様全無義理

劉炎録

大東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庚續也啟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没則西見

胡泳録

大東

楚茨一詩精深宏博如何做得變雅

李方子録

楚茨

問神保是饗詩傳謂神保是鬼神之嘉號引楚詞語思

靈保兮賢姱但詩中既說先祖是皇又說神保是饗似語意重複如何曰近見洪慶善說靈保是巫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却是向來解錯了此兩字

陳文蔚錄

楚㳄

問瞻彼洛矣洛水或云兩處曰只是這一洛有統言之有說小地名東西京共千里東京六百里西京四百里

葉賀孫錄

瞻彼洛矣

問韎韐有奭韎韐毛鄭以為祭服王氏以為戎服曰只是戎服左傳云有韎韋之跗注是也又曰詩多有酬酢應荅之篇瞻彼洛矣是臣歸美其君君子指君也當時朝會于洛水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裳裳者華又是君報其臣桑扈鴛鴦皆然 葉賀孫錄

瞻彼洛矣

問列女傳引詩辰彼碩女作展彼碩女先生以為然且云向來煞尋得

李方子錄

卑龤

或問賓之初筵詩是自作否曰有時亦是因飲酒之後作此自戒也未可知

黄卓錄

賓之初筵

周家初興時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苦底物事亦甜及其衰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直恁地蕭索

陳文蔚錄

苕之華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四